

站在深溪的源头 (外一首)

□ 张爱众

沅江的襟带
在河滩古柳菖蒲之间蠕动
深溪是排筏的秘密
站在源头一声吆喝
借母溪、金竹溪、七甲溪都赶过来
十八匹骏马跃入洪峰
沿途的水车、滚坝、漕渠拦不住
倔强得像河边的女子
如有临水一隅的叹息
两百里深溪瞬间平静
驭马的人在驿站停顿迷失
忧虑的人在晨昏更替清醒
深潭是溪水修砌的家
潭水幽深
漫满了往日的放纵此际的匆忙

一群鱼惶惑出逃
溪水读懂世事
沉沦的漂流的腐烂的
将和汛期一样周而复始
俯身掬水
幸好，指缝间的漏水
筑起一道栅栏
止住了挪动的脚步

雪地里

一场雪事
弥合了天地
月色一直铺展到黎明
彼此的呼吸温热可触
善意的雪地里
飞鸟尽歇
弓弩尽藏
遍布周身的齿痕
不良巫师的咒语
都裹上了柔软的肤毯
孱弱的流水抬起了头
雪地驻足
此时不会寒冷
天空有飞舞的大氅
也不会疲惫
躁动的灵魂已经安静
原谅自己或者诀别明天
雪都可以做证
我一点也不惊讶
群山的俯首以及
时间的凝固
静默中的顿悟
或许是岁月的解药

矿工的妻子 (外二首)

□ 陈援华

矿工的妻子
一辈子都把一颗心悬着
当初嫁人时
以为是高山滚石落了凶
谁知一不小心就嫁成了
一生的悬念

丈夫每次离开家门
走向深深的井硐
妻子都要把目光细细打量
仿佛是一场最后的诀别
(不!矿工的妻子
最忌讳这样的说法
只是确实遮掩不了 那么一点
不舍的心情)
八小时 生命里短暂的一瞬
被妻子的思念拉得好长好长
倚门而望或临窗远眺
绝不是古诗里
闺中少妇那份寂寞的清愁

矿工的妻子
有一根永远敏感的神经
被岁月磨砺的心不会生锈
矿山的风吹草动 一戳就痛

嫁给了矿工 就是嫁给了矿山
常在内心深处虔诚地合掌
把一辈子的悲欢
一辈子的幸福
深深种进了这片土壤

矿工与诗

下井

我用力发掘煤炭

升井

我用心构思诗歌

煤,堆成了山
诗,淌成了河

矿工 矿灯

太阳憩宿了
只有星星还醒着

星星打盹了
只有矿工还醒着

昼夜逝尽了
只有夜光还亮着

夜光隐去了
只有矿灯还亮着

我渐渐透明的身影 (组诗)

□ 一梅

蝴蝶

一只蝴蝶降落
窗台, 双翅震颤着风
它侧起身子, 聆听夜空
星光沉睡的声音
又缓慢闪动翅膀
黑夜
打开一道窄门, 还没来得及
思虑, 忽又关上

绚丽的翅膀
停止了闪耀

它无视我的注视
甘愿落在这心形的叶子上
不再
飞翔

晚风吹过

我在一棵桂树下
小憩
桂树没有开花
鸟儿也不说话

晚风吹过我
似要入梦乡

我是桂树
你如晚风

等你吹来
一树花应声而开

清晨

这些清脆的精灵, 把我的灵魂
从深处唤醒
一声, 两声, 接着是满耳葱郁
我好奇地探出了身子, 从来没有
这么果断, 离开早春的被窝
去迎接, 水滴漫入全身
这铺面而来的醒人之风。我看见
满山的消息, 全部都
指向一个方向
你要回来了

难怪, 今天的鸟鸣
这么好听

我看见过谁 (组诗)

□ 易彪林

茶园深处

这应该是最豪华的一次丈量了。从水面到云端
我用了全部的仰望

清水江, 绕过湘黔两省的目光
用最单薄的身体对抗风的锯齿, 用最清澈的怀抱
滋养这片茶园。我看
一条脐带蛇行, 直达茶园深处

友人用手机捕捉猎物
我用看云的目光, 看每一棵绿茶树
用抚摸过孩子脸颊的手, 抚摸风尖上的绿
我用两条铁轨的坚定
等茶园如孩子般, 从落叶中跑过来
这一刻, 谁看见过它的喘息
我就看见过谁

最近与最近

你从人海剥离出来
我的心脏, 在一根白发上漏跳了一拍
而一车的语言, 在你的褶皱里
失去了弹性
这段看不见的日子, 最好
用沉默计算

朋友推杯换盏
我和你, 隔着一个人的距离
说着远古的话

车辆碾碎了声音的间隙

我听见这个城市在低吟

好吧, 我与你

这头与那头

不要再靠近

如此, 已是最近

游过太空的油菜

留过洋的人, 镀了金
在人山人海里也能发光
羊角坪的油菜, 算是镀了金
它的祖先曾搭乘神舟十一号飞船
到太空暂住过

村支部书记笑着
吐出的词语也镀了金, 像一粒粒
发着光的太空油菜种子

笑声, 比有机肥料更有营养
浇过笑声的太空油菜, 长出更多的分枝
它昂起了高过太空的头颅

一同昂起头的, 还有村里那个拥有半丘太空油
菜的人
他是个苦难的瞎眼老人

用一捧茶叶, 煮出青瓷的光芒 (组诗)

□ 汪卉子

品茗匠

将生活的沸水
注入 禅心莲韵。莲香
隐匿于青瓷的肌理
时光纯粹, 在莲的脉络间
取一捧春风里采撷的茶叶
煮出青瓷的光芒
煮出生活的轻盈与颂歌
或许, 疲惫时, 可以点燃一炷香

将自己, 托付给 江雪
那些从茶道中流淌的江南山水
那些如歌如诗的绮丽画卷
在一盏茶的时间里缓缓展开

与自己和解

将心事装进一朵盛开的莲

雕花匠

将平凡的泥土塑造成极致的艺术
他截取了一段
独属于青瓷的潇湘风骨

放弃, 重来; 狼狈, 惊喜
每一件素胚都如同一张白纸
等待着他描绘, 半生山河

他在自己刻画的长城里游走
触摸历史的脉搏
刻出生命浅浅的印痕

在瓷都景德镇

他高举艺术的火炬

窑烧匠

他不断地向土窑中添柴加火
仿佛火烧得越旺
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

面对上千度的炽热, 他的肌肤
早已, 筑起了一道防火墙

他熟悉每件瓷器最适宜的温度与火候
在高温窑前游刃有余

从柔软的泥土到坚硬的骨气
开窑时, 火光掩不住
他那如初为人父的喜悦

浴火重生的瓷器
在历史的长河中傲然挺立

拉模匠

轴承不停地旋转着
他的手掌熟练地推拉
如同演绎一段优雅的舞蹈

一捧普通的泥土, 轻易揉捏出
各种造型的器具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
仿佛轻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从十八岁到六十八岁

一直在与拉坯机赛跑
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生怕稍不留神, 就会被命运拽住尾巴

我询问他的得意之作, 他抬起
低垂已久的头, 又凝视着手中的作品

他怕一开口

会让唾沫星子飞溅

拾荒老人 (外二首)

□ 张立功

鸟语

和你一同渡过梦的河床
于窗外穿针引线
说合雄鸡与黄鹂
唱来蛋清一样的曙光

人家抛弃的
是你滋长的土壤
你实现的价值轮回里
一丝一毫地
挺拔着岁月的残阳

你
如一粒倔强的黑豆
种进别人的遗忘

磨刀

八十三年积攒的习惯
像你穿出感情的衣
不管追赶太阳到哪一步
总是按时在身上披

微风
掀着书纸嬉戏
文字的芳香
在你清亮的眼眸扇动羽翼

刀 老了

拿文字去磨砺
用习惯拒绝氧化
就不会生出锈迹

功夫烟

尘世的热闹
如彩霞在夕阳里散淡
填进烟叶
香火一点
悠闲就像烟雾
蓬蓬勃勃地弥漫

寂静的光阴
在不老的青石上潺湲
屋里的人都走了
单剩你一个
烧燃水烟袋
蒸腾着几十年的陈烟

驻村 (外二首)

□ 刘丙坤

驻村,
无非是让一匹马, 找到主人
无非是让马蹄下的青草香,
找到屋檐下新添的蜂巢
无非是让蜂翅上的车轮,
拴住一颗驿动的心

远方, 不过是在山之外, 水之源, 白云之下
村庄,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辽远

驻村的日子, 填满了工作台账
被路途拾起, 又被炊烟抬升
在老百姓纯正的乡音里进进出出
所有的迷途与艰险
都会在一扇竹篱的吱呀声里, 得到温柔的和解
虚位以待的葡萄架
万物要生长
春天会为她们腾出足够的空间

东风清空枝丫处晶莹的拓片
蚂蚁搬走旧年的阴影
鞋底让出泥土的住址与前程
就像一场慕名而来的春雪
铺开纸, 让别人来写

在美丽屋场的茶园里
葡萄架伸出温暖的手臂
等着你
以一颗种子的名义

相互拥抱, 并交出彼此

内心的通透与柔软

留一缕芬芳, 献给灿烂的村庄

过一座桥, 就是跨越一条河流的历史
水泥和石块只是表面的硬心肠
更多的柔软, 交给岸边的桃花, 河畔的细柳
交给月牙一样鲜嫩而古老的村庄
桥栏是木质的, 芬芳还深藏在体内
请过桥的人呀, 慢一点走, 慢一点长大
我相信你轻轻的脚步声, 会触及一朵桃花
写在粉面上青涩的誓词
如果有桃花穿过今夜的石桥
一定有星子渗出收藏了亿万年的光芒
今夜更深露重, 今夜月光轻寒
请扣紧星子的纽扣, 还有风的衣裳吧
走过一座桥, 一个从源头出发的美人
终将留下每一缕深情如火的芬芳
献给依山傍水的爱人, 与村庄

春韵 (外二首)

□ 朱才

一个绿色的梦

从树杈上醒来

呢喃的燕语

把湿漉漉的明月

衔到澧水河边

青蛙开怀

伴着细语

和澧水一道唱起

酥酥的诗歌

思念从泥土中发芽

绿色的诗

溶进

如镜的水田

排列着春光

写满了希望

写给中年的自己

来不及细品青春

时间的手, 就抚过额头
留下岁月的沟渠
曾经携手同行的人
终抵不过一场人间烟火
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一路咽下生活的重
滋味在夜里一缕缕烟雾里
肩上有太多的责任
谁不是, 深夜疗伤
清晨赶路

终于懂得
与万物言和, 与尘世相安
自行 自省
学会珍惜, 那个
大雨中送伞的人
深夜给你温暖的人

才发现
最美的人, 最美的风景
就在身边
我是一头牛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
父母四处借钱
头一天比一天低
几多深夜, 屋前老槐树下
父亲的旱烟, 一闪一闪
像天上掉落的星星

开学前几天
立下汗马功劳的黄牛
在全家泪水潸然中
被别人牵走
自此, 父母成了黄牛
披着露珠出门
回家时, 身后
往往跟着一只白胖胖的月亮
建筑工地, 菜市场, 田野里
他们耕耘着岁月

现今, 我也是一头牛
身上托着房贷、车贷
家的责任, 工作的压力, 还有
永远也偿不完的父母恩